《等待果陀》：等待一場「演出」與其之後

Waiting for Godot: Expectation and Sequella

文｜
黃鼎云
Huang Ding-yun
導演

當我們收到北美館的邀約，很快就將情境確認下來了。這是一個談論「社交／參與」的展覽。在最早收到的策展論述中，策展人蕭淑文很快地將問題意識拉到表演在美術館內發生容易被觀念化的傾向，也論及思考如何讓美術館成為一個活的介面。同時我們也得到展覽結構的相關安排，當中有安排傾向發生展演的空間，有預計進行的期程。在整個過程中，該空間會以兩週為單位，接力發生新的計劃。這些條件環節對計劃而言相當重要，由於這是一件受委託的製作，並在特定展覽脈絡下的展演計劃，起初的條件必須先被完整表述。

《等待果陀》演出現場照片
© 臺北市立美術館

基於上述這兩條件，我們開始思考較為延時性、流動性、偶發性質的展演。基於觀眾在美術館中是自行選擇駐足的時間、自行選擇關注的分配等參觀特質，因此如何「讓觀眾在無意間參與了展演，又在自行選擇下結束展演」很快就成為我們核心討論的對象。

我們不斷地討論著觀眾與表演者的界線問題，一旦這界線存在，不管再怎麼變換活化、更改框架、使其模糊。似乎很容易陷入「如何觀看一個作品」這樣較為認知論的導向，而這認知論的框架也就能理解成將表演概念化的傾向。於是我們試著將計劃營造為「事件」，或稱一個「虛構的情境」，觀眾必須在實際經驗後才能進行後設的認知與分析，而同時我們也在思考這樣的概念將如何透過「體驗」的形態被揭露。這中間似乎存在這一個矛盾，當觀眾進到藝文場館時，本來就期待「看」作品，也因此在這空間內所有發生的事物，都能一定程度上透過藝術的方法去理解。避免表演被過度快速的概念化，但同時又能誘導觀眾進行體驗。我們最終找到的虛構情境便是創造「一個傳統的演出」，這成為我們著力的焦點，將美術館的觀賞性質與劇場展演的慣性結合起來，遂生產一個「沒有演出的演出」作為事件本身。

「沒有演出的演出」同時是在呼應台灣現階段表演藝術生態中作品朝夕且死的狀態，多數製作展演壽命僅有一個週末，個位數的場次，且重演機會相當低，然而製作期程長。當作品不論在網路或報章上被評論報導時，作品多數已不可見。換言之，評論、心得等等文字的建構，由於再也難以親身體驗，其效力與影響力常常超越作品的直接影響力。反觀在演出之前的宣傳，由於作品並未完成，也只能大量依賴製作方單一管道之建構，所謂口碑、評價所產生的效益也是有限。這樣的斷裂構築了台灣表演藝術今日的生態，使其生產過程十分單

《等待果陀》演出現場照片
© 臺北市立美術館

向且短促，在評論、作品、作者、觀眾間產生了因時間結構與生產慣性下的扁平。

也因此，我們試著在這樣的展演條件下，橫向地置入這樣的題目，放大演出前與後的部分，每一個經驗過演出的觀眾，都能在同等的時空中進行宣傳、臆測與評析。換言之，這對我們而言也是關於「生產一個關於演出的事件」。觀眾如何期待一個演出，又為什麼期待它，他們如何幻想待會將發生的事。有人經驗後，也隨即能做出反應，尚未體驗的人是否會好奇。倘若聽到負面的評論，是否仍可以持續等待演出，其認知過程會又有什麼轉換等等。

「演出」在生產／消費關係中作為一特殊的商品，是全然經驗導向的。表演者作為生產者，一方面是將自己的勞動狀態透過特殊組構後進行展示。另一方面在演出的當下，同時也展現了自身勞動的過程作為商品。而觀眾作為消費者，並無法透過貨幣交換物質性的回饋，而是唯有透過自身的在場、親身參與完成消費的內容。也因此這樣的消費模式中，演出前的宣傳與後續評論的構成變得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正因為經驗本身即是消費，特別在演出時空皆受限制的情況下，缺乏物質依存的商品轉瞬即逝，作品如何創造其價值，往往也透過消費過程前後的宣傳與後續的評析所建構。

以法國劇作家山謬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作品《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為引子，將原劇本中的「果陀」轉化為今日藝術經驗。我們宣稱在如馬戲班子的帳棚內正演出一場名為《等待果陀》的演出，每次僅限一個人觀看，每場演出五分鐘。透過彩球機抽取「幸運球」的方式使欲觀看的觀眾取得幸運

號碼，再透過電腦隨機叫號的方式，隨機叫號進場觀眾。抽取幸運號碼的彩球機所創造的隨機方式與電腦叫號進場的隨機性，讓等待的長度與所付出的成本無法被精密的計算，同時也呼應著「命定／機運」的主題。而欲經驗者必須在現場等待叫號，無論他們等了多久，是否叫到號，或甚至提前離席歸還幸運球，這一個個身體的在場與等待的勞動都將成為展演的本身。最終當他們有機會進到帳篷後將發現，這座帳篷裡空無一物，只有一個五分鐘倒數的計時器作為演出的證明。

被宣稱的演出空間刻意選擇以馬戲團帳篷的造型出發，紅白相間的錐形帳篷，垂掛著節慶的燈泡串，巨大的霓虹燈標誌著演出的題目。除了馬戲團在直觀印象中帶有的驚喜與興奮外，也刻意創造帳棚內外的氣氛反差。在喧鬧熱切的等待與抽取幸運球唱號聲中，參與的觀眾望著華麗的帳篷，等待、臆測、交換資訊、滑手機、等待、交談、詢問，就像看著今日琳瑯滿目的商品世界。購買、換取的心態或許漸次撩動。

思考今日消費行為中的「等待經驗」所抬升的期待如何轉化為商品本身，同時也思考等待作為一種勞動在今日消費社會中的意涵。特別是在一場展演中，它產生了什麼效力？或許我們都有這些經驗，飢渴式行銷所提高的期待值是讓商品更有價值的方法。但同時，之於消費者「等待與排隊」的勞動似乎也證明自己

《等待果陀》演出現場照片
© 明日和合製作所

《等待果陀》演出現場照片
© 臺北市立美術館

有資格獲得這樣的稀有的商品。另外，我們也同時在思考，表演者的勞動與觀眾的勞動間可能的關係為何？

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員外，我們每日演出安排了約 10 至 15 位的素人表演者，我們儘量降低其專業性，因此在招募時儘量排除有大量表演經驗的表演者。在事件發生前，進行為期三天的工作坊。工作坊的內容全數聚焦於話術的討論。一旦參與者知道自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通盤的理解與高人一等的全知性格便容易在細節中顯露出來。也因此，工作坊的除了討論等待與在美術館的參觀身體經驗外，也相當程度練習了「如何描繪一個作品」、「如何評論一個作品」等等說話應對的方法。

由於少了這層揭露與被觀看所帶來的成就感，這些表演者越不意識到自己正在表演則越有效，然而他們卻仍具有至關重要的擾亂、影響、形塑的作用。於是我們安排了每日攻略，目的是透過一種闖關的遊戲規則，去促使幾乎沒有意識到自身在表演的表演者們能夠自覺自己仍在進行一項藝術行為。他們每天進到展場前，會隨機抽取今日的任務，「不耐煩與工作人員爭執」、「將自己的幸運球交給有緣人」、「找兩個人攀談」等等。這些小插曲並不是可見的，換言之它並不是可被辨認的藝術行動，而是偶然發生於現場的插曲，也是個體對個體間的私密運作。這些插曲不斷的擾動觀眾的狀態，卻不是全面性的。即使這些表演者與觀眾沒有直接進行任何互動，他們仍舊在創造氛圍。異常執拗的等待所創造的毅力，十分渴望而創造出來的激動情緒，都有機會讓集體等待的質地產生不同的改變。

所有參與此次事件的人，無論是表演者或觀眾一定程度上被創建的規則所引導，

而這規則得以發酵，有賴於日常消費經驗中的對應。我們直覺地面對著消費行為中等待與排隊的勞動，並將其付出視為必然的狀態，它仰賴的是對於消費行為的公平想像。在商品數量有限的情況下，人人都希望成為幸運兒，而等待便成為必要的付出成本。而能夠讓這樣的等待綿延，當然不是因為帳棚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加劇。或許換個角度說，在互動藝術的政治中，當下群體如何運作、共謀，其實也降低了對生成物與結果的期待，也正因為這層期待被置入生產機制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單純是其結果，無論進到了帳棚內體驗與否都完成了經驗這次事件的全貌。

在知情計畫目的的情況下扮演觀眾的表演者，他們穿梭於真正的觀眾間並且不被察覺。他們搭訕、攀談或在真正的觀眾身邊談論這作品。他們設法擾動、創造這些真觀眾對於作品的期待與想像，並引誘他們揣想演出的內容。但他們從不揭露自身身分，像是個無法被辨認的藝術行動勾勒著整個事件的樣貌。當中等待的群體瞬間一分為二，這些生產者／表演者與消費者／觀眾在同一個現場做著同一件事，卻是在消費系統中的兩個端點。無論消費者或生產者他們都是一枚枚活生生的貨幣，在勞動過程中不斷在累積換取商品、換取財富。在這場名為「等待果陀」的演出中，勞動行為同時在生產者與消費者間展現，共同「演出」著。